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之二

地心帝国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沈浩◎译



P E L L U C I D A 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之二

地 心 帝 国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沈 浩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心帝国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沈浩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地心之旅系列之二)

ISBN 7-5004-3131-7

I. 地… II. ①巴…②沈…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619 号

NAQ16/OP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 尾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绘画	李 晋
技术编辑	李 建	文内插图	李 晋 吴璞之 朱 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3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1)
第 一 章 迷失在帕路西德.....	(9)
第 二 章 可怕的旅行.....	(21)
第 三 章 迅速穿越急流.....	(33)
第 四 章 友谊和背叛.....	(42)
第 五 章 惊奇.....	(54)
第 六 章 一个悬空的世界.....	(66)
第 七 章 才脱虎口又入狼穴.....	(78)
第 八 章 俘虏.....	(91)
第 九 章 呼耶的凶手出现.....	(101)
第 十 章 突袭山洞牢房.....	(111)
第十一章 逃跑.....	(122)
第十二章 绑架.....	(134)
第十三章 为生存而斗争.....	(146)
第十四章 流血和梦想.....	(154)
第十五章 征服与和平.....	(169)



引 子

我曾找到过一个大狩猎的机会，但这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最近，我很想实现这个愿望，于是打算重返过去在北非的一个常去之地，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几近完美的计划。在那里，我有过追捕兽王的光辉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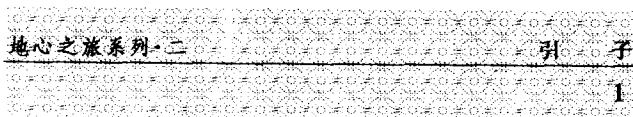
出发的日期已确定下来，我将在两周内离开。就像那些翘首盼望着“漫长假期”夏令营生活到来的男生们一样，我乐滋滋地整装待发。只是在等待假期来临的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没有哪个男生会有我这么多的耐心，有我这么殷切的期待。

然而，有封信使我前往非洲的日期提前了十二天。

我经常会受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他们或赞扬或谴责我的某个传奇故事。对这部分信件，我总有浓厚的兴趣。像往常一样，我兴高采烈地打开这封特别的信，而且还满怀憧憬。邮戳（阿尔及尔斯 Algiers）激起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尤其是此刻，因为在行将开始的海上历险中，阿尔及尔斯正是我要到达的终点。

我激动不已，还没等看完信，就将狮子和猎狮行动抛到爪哇国去了。

请您也看看这封信，也许您会像我一样不知所措，不能仔细思考其中的种种疑问和推测。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我想我偶然发现了当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最不寻常的巧合。让我从头讲起吧——

我爱到世界各地漫游。不是为了经商，也不是要干其他任何事情。

父亲给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一些更遥远的祖辈则让我渴望四处游历。于是，我既过着宽裕的生活，又得以云游天下，只是并不奢侈浪费。

我开始对您的传奇小说《地心历险记》感兴趣，不是因为您的传奇有多真实，而是因为您写了这样一部令人讨厌的劣作，居然还能挣钱，真是个大奇迹！请原谅我的坦率，但是您有必要了解我对非凡的传奇故事所持的态度——这样您也许会相信以下所描述的事情。

看完您的小说后不久，我前往撒哈拉沙漠，寻觅一种相当罕见的羚羊，这种羚羊只有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地方才能偶尔找到。为了追寻，我远离了文明人的聚居地。

那次寻找羚羊，可以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晚上，我百无聊赖，来到古井旁的一丛枣树下，躺下休息。突然，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它显然来自我头底下。

那是断断续续的滴答声。

我所熟悉的爬行动物和昆虫没有一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躺在那儿，专心致志地聆听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爬起来点亮灯，想去看看个究竟。

被褥堆在地毯上，地毯则直接铺展在暖和的沙子



上。声音似乎就来自地毯下面。我掀开毯子，什么也没发现——然而那声音还在时不时地响着。

我拿过猎刀，在沙子里探索着。在距沙面几英尺之下，刀尖碰到了一个硬东西，好像是木制的。

那是一个小木箱，奇怪的声音就是从箱子里发出来的。

它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想拿起箱子，却发现它被一根绝缘电线紧紧地拴住了，电线则从箱子底下深深地插入沙中。

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用尽全力把电线拽松，幸好没有。我开始用手检查箱子，发现箱子盖带有铰链，用一个简单的有钩螺钉和螺丝眼固定着。

我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松开螺丝，打开盖子。这时，我简直目瞪口呆：一台普通的发报机正在里面滴滴答答地工作着！

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首先猜，这是一套法国军用仪器，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荒凉、太偏僻了。

我坐下来，凝视着这个不同凡响的发现。它依然在寂静的荒漠之夜滴滴答答地运转着，试图传送一些我无法读懂的信息。此时，我看到箱子底下有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母：

“D. I.”

我困惑不解，不知它是什么意思。

接收器有时会没有信号，这时我就上上下下地移动



着发射键。随即，接收器便开始剧烈地响起来。

我绞尽脑汁地想回忆起小时候曾玩过的摩尔斯电码——但时光已冲淡了一切，我只好任由思绪飘荡，猜测这个滴滴答答的发报机究竟是什么东西，想得脑袋都快炸裂了。

在电线的另一端，某个可怜的家伙可能正急需援助。机器发出狂乱的铿锵声，似乎要告诉我些什么。

而我坐在那里，无法了解它的意图，也不能帮助他！

就在此时，灵感悄然而至。那一刹那，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一篇传奇的结尾段落，那是在阿尔及尔斯俱乐部读过的：

“答案会不会就躺在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底下呢？在两根细线的末梢，藏在一个已然消失了的圆锥形石堆下？”

这个想法似乎荒唐透顶。经验和学识都让我确信：您的传奇故事不切实际，没有一丁点儿真实性和可能性——它纯属虚构，也只能是虚构。

然而那些电线另一端在哪里？

这台发报机——它在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中滴滴答答地响着——可能根本就是幻觉！

我是否应该相信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呢？

可是，姓名的开头字母——D. I. ——就在纸条上！戴维姓名的开头字母就是这个——戴维·英雷斯。

我觉得自己非常好笑。这种假设简直荒谬极了，地球内部还有一个世界？这些电线通过地球的外壳导向帕路西德的表面？怎么可能！然而——



我整晚坐在那里，倾听那极具诱惑力的滴答声，不断移动着发射键，只是想让另一端知道已经有人发现了它。次日清晨，我小心地把箱子放回原处，用沙子埋起来，然后叫来佣人，匆匆吃完早餐，便马上向阿尔及尔斯奔去。

我今天才到达此地。给您写这样一封信，我觉得自己是在丢人现眼。

根本就没有戴维·英雷斯。

没有漂亮的黛安。

没有另一个世界。

帕路西德只是您想象中的王国——仅此而已。

您描述了戴维·英雷斯的历险传奇，而我居然在荒凉的撒哈拉大沙漠偶然发现了那部埋藏着的发报机，真不可思议！

我把它称作当代小说中一个最不同凡响的巧合。以前我将这种巧合称为文学，但是——再次请您原谅我的坦率——您的传奇小说算不上。

现在——我为什么要给您写信呢？

上帝知道！滴滴答答的声音仍不断回响在空旷沉寂的撒哈拉上空，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它严重地扰乱了我的思维，使我失去理智。如果不是这样……

现在我已听不到它，然而我知道在遥远的南方，它孤单地躺在沙漠底下，不断发出痛苦的、激动的呼救。

它使人发狂。

这是您的过错——请将我解救出来。

立即给我发电报，告知您的传奇故事《地心历险



记》是否真实。费用我来支付。

非常尊敬您的

高顿·纳斯特

六月一日于阿尔及尔斯俱乐部

十分钟后，我给纳斯特先生发了封电报：

“故事真实，请在阿尔及尔斯等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登上火车，踏上轮船，迅速朝目的地奔去。那段日子过得实在太慢了，令人饱受劳累之苦。我整天浑浑噩噩的，老是在那儿胡乱猜测，兴奋不已，慢慢地也就不担心了。

电报设备的发现实际上让我确信戴维·英雷斯已经通过地球的地壳将佩瑞的“铁鼯鼠”赶回了内部世界（帕路西德），但是他回去后又有什么奇遇呢？

他发现漂亮的黛安——已安全到达他的朋友那儿了吗？或者，难道最狡诈的呼耶已实施其恶毒计划，成功地绑架了她？

阿伯纳·佩瑞，那个可爱的老发明家和古生物学家，他还活着吗？

帕路西德结成联盟的部落是否成功地推翻了在爬行动物中占统治地位的强有力的马哈斯种族？是否推翻了像大猩猩一样野蛮凶恶的萨克斯族士兵？

必须承认，在步入阿尔及尔斯俱乐部寻找纳斯特先生的那一瞬间，我几乎要崩溃了。过了一会儿，我被领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了这个世上少见的家伙的手。

他大约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没蓄胡须，长得轮廓分



明，身材笔挺，看上去很强壮，而且皮肤晒得黝黑，像个沙漠中的阿拉伯人。第一眼看去，我就非常喜欢他。我希望在沙漠里一起相处三个月后——在探险中，三个月的时间应该够了——他会发现，我虽然写了一本“非常讨厌的劣作”，然而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品性可以弥补这一点。

我到达阿尔及尔斯的第二天就开始向南部出发，纳斯特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因为他很自然地猜到我来非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赶紧前往掩埋电报设备的地方，从中努力了解它的秘密。

除了我们的本地仆人外，我们还带上了一个叫弗兰克·丹尼斯的英国发报员。我们乘坐火车，沿着沙漠商队的路线行走。一路上大家了无兴趣，直至我们到达撒哈拉沙漠边缘那口古井旁边的那丛枣树下。

那正是我第一次见到戴维·英雷斯的地方。也许他曾经在电报设备上堆积过一个圆锥形石堆，但现在已毫无痕迹。如果不是高顿·纳斯特凑巧把他的睡毯放在埋藏设备的地方上面，它也许仍在那里不被人知地滴滴答答地响着——那么这个故事就不会产生了。

当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挖掘出小箱子的时候，电报设备非常安静，我们的发报员不断地尝试也没有获得来自电线另一端的信息。好几天过去了，我们想了解帕路西德的努力无济于事，我们有些心灰意冷了。就像我今天端坐在这里思考时的心境一样，当时我非常肯定这根小电线的另一端穿越了内部世界的表面。就在第四天的午夜，我突然被设备的声音弄醒了。

我跳起来，粗鲁地抓住丹尼斯的脖子将他拽出毛毯。根



本不需要向他解释我的激动情绪，因为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他也听到了那期盼已久的滴答声，我们欢呼着向电报设备扑过去。

纳斯特几乎与我同时跳起来。我们三个人紧紧围在那个箱子周围，似乎我们的命运要依赖于它为我们传递的信息。

丹尼斯用发射键干扰着滴答声，接受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丹尼斯，问问他是谁。”我发话了。

他照办了。在等待着这个英国人将答复翻译过来时，我和纳斯特凝神屏息，既紧张又激动。“他说他是戴维·英雷斯，”丹尼斯说，“他想知道我们是谁。”

“告诉他，”我说，“并对他说，我们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要他告诉我自从我们分手后他所遭遇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与戴维·英雷斯联系，而且当丹尼斯翻译时，我或者纳斯特就做记录。我把这些记录按照年月的顺序安排好，写下了戴维·英雷斯在地球核心进一步的历险故事，主要是用戴维自己的语言。



第一章 迷失在帕路西德

在给您的最后一封信的末尾，我曾提起过一些阿拉伯人。我原以为他们是坏人，想来谋害我，其实他们非常友好，正在寻找那群对我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强盗。他们对那个长相丑陋的马哈斯人充满了好奇和敬畏，那是我从内部世界带回来的巨大的爬行动物。趁我疏忽的时候，号称“天下第一狡诈”的呼耶用它替换了我亲爱的黛安。

那个庞大的地下勘探器同样让他们充满了好奇和敬畏，是那个大家伙将我送到了帕路西德，又把我带回来了。现在它就躺在沙漠中，离我的帐篷有两英里远。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设法将这个笨东西的庞大身躯垂直放好，把它的“鼻子”深深插进我们在沙中挖掘的洞里，露在地面的部分则用我们专门砍伐的椰枣树枝支撑着。

这是一项浩大而繁重的工程。

由于没有起重机，只好劳驾这些强悍的阿拉伯人和他们野蛮的坐骑来完成这项任务。最后终于大功告成，我也要准备出发了。

我曾举棋不定，是否将马哈斯人一起带回帕路西德。自从发现自己实际上是“铁鼹鼠”上的一个囚徒以后，它一直显得很温顺、很安静。我没法同它进行交流，因为它没有听觉器官，我又不不懂它特有的第四维和第六感方式。

我天生心肠好，尽管这个家伙非常可憎可恨，我依然不



忍心将它单独留在那个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所以当我进入“铁鼯鼠”后，还是带上了它。

很明显，它知道我们将重返帕路西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笼罩着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它表现出像人类一样的满意和兴奋。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通过内外两个世界之间的地球外壳。只不过比起前两次穿越五百英里的地壳，这次时间更短一些。我认为这可能是勘探器保持了一种更加垂直状态的原因。在深入撒哈拉沙漠不到七十二小时后，我们就穿越了帕路西德的表面。

当打开勘探器外壳的门时，我发现我们差一点就要被冲到海洋底部去了，离那儿已只有一百多英尺的距离。在这最微妙的边缘，命运女神再一次垂青于我。

周围土地的面貌我完全不熟悉——我无法用准确的概念来描述这片有着—亿两千四百零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广袤土地。

永恒的正午时分的太阳从天顶流泻出灼热的光芒，就像帕路西德混沌初开之际那样，而且将一直延续到它灭亡。

在我前面，横跨着宽阔的大海，神秘的海面看不到地平线，海浪轻柔地起伏着，一直延伸到我视野以外的蔚蓝色的遥远的天空里，与天际合二为一。

太奇妙了！太独特了！外部世界的人所能看到的平坦的狭窄的地域，与这里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困惑不解。在这个陌生而野蛮的世界里，就算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四处漫游，我可能也无法发现昔日老友的行踪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佩瑞、号称“第一凶悍”



的盖克，还有漂亮的黛安——我可爱又温柔的妻子，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女人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再次踏上帕路西德的土地。尽管她显得既神秘又恐怖，既怪诞又野蛮，我还是十分热爱她。正是她的原始的野性吸引了我，因为那是一种没有遭到破坏的纯天然的野蛮。

她优美的热带风情使人流连忘返，广阔的地域使人感受到无拘无束的自由。

她的大海闪烁着粼粼波光，悄悄地低诉着处女般的圣洁，似乎在召唤着我闯入她颇不宁静的心扉。在外部世界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确为自己所属的那个世界感到遗憾。在帕路西德，我有一种到“家”的满足感。

出发以前，我站在那庞然大物旁，企盼它能安全地带我穿越地壳，这时，我的旅行伙伴，丑陋的马哈斯人从勘探器里走出来，站到我旁边，久久不动。

它那爬行动物的脑海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一无所知。

它是帕路西德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在那个异常的世界中，它的种族经历了一次奇怪的、反常的嬗变，率先发展了思维能力。

在它看来，像我这样的动物是比较低等的。佩瑞在地下城市里看到过有关它的种族的书，他从中发现，马哈斯人认为人类是否拥有智慧交流的方式或者思维的能力，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它的种族认为，在这个周围充满坚硬物的中心，只有一



个惟一的、巨大的球形洞，那就是帕路西德。这个洞留在此处只有一个目的，即为马哈斯族的万物和繁衍后代提供一个地方。它里边放置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让马哈斯人使用。

现在，这个奇怪的马哈斯人在想些什么呢？我非常好奇。通过地壳，来到一个与它的帕路西德大相径庭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里甚至没有像伟大的马哈斯族那样充满智慧的人，这对它有什么影响呢？我总是饶有兴趣地思考这些问题。

它对外部世界这个渺小的太阳有何感想？

明净的非洲夜空上的月亮和神秘的星星对它有何影响？

它该怎样解释这一切？

太阳缓缓地划过天空，最终消失在西边地平线下，随后就是黑夜的降临。第一次看到马哈斯人从未见到过的这一幕时，它有何感想呢？而帕路西德没有夜晚，只有太阳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帕路西德上空的中心——永远直接悬在头顶。

它一定也对勘探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居然能从一个世界钻到另一个世界，还能再回来。它一定也认为，这种机器应该由理性种族来操纵。

它还看到我与其他人一起谈论地球上的事物，看到了由商队运送的书、武器、弹药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都塞进“铁鼯鼠”的小舱中，以便能运到帕路西德。

它已经看到了文明与智能的证明，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已超出了它的种族。这些不是它自己种族所拥有的。

这个马哈斯人谜团重重，它只能假设有另一个比帕路西德高级的世界的存在，而且这个世界中的“人类”是理性动物。

现在我身边的动物慢慢地朝海边爬去。我的臀部悬挂着



有六发子弹的长枪，手上还有一挺重型快机枪。自从第一次离开外部世界以后，我总是不太信赖新式有毒自动枪，尽管这种枪的性能非常卓越。

我本可以轻易地用枪打死马哈斯人，因为我凭直觉知道它正在逃跑——但我没有。

我认为如果它能带着它的历险故事回到自己的种族中去，那么，爬行动物将会立刻重新审视人类，而人类的地位也将在帕路西德里取得极大的提高。

到了海的边缘时，它停下来，回头看看我。然后柔柔地滑入浪中。

几分钟后，它潜入海底，不见了踪影。

在距海边一百码处，它钻出来，在海面漂荡了一会儿。最后，它展开巨大的双翅，使劲扑打着，接着从蔚蓝的海上升起。一会儿工夫就盘旋得很快了——然后像箭一样笔直向前快速飞去。

我一直看着，直到它消失在远处的烟雾中。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可能在帕路西德的哪个地方，想知道号称“第一凶悍”的盖克统治的撒瑞位于哪个方向。

但是我该如何猜测撒瑞位于哪边？

我是否该出去寻找——又寻找什么呢？

我能否找到返回勘探器的路？那上面载有大量无价的书籍、武器、弹药以及科学设备，但更多的是书——大图书馆所藏有的应用科学中分门别类的、五花八门的参考书，这里应有尽有。

如果我不回来，那么，这个巨大的储藏室所包罗的文

